

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

论文艺批评

杨
铨
编

文艺理论小丛书

文化艺术出版社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论 文 艺 批 评

杨 铨 编

4 6 8

4 6 8

4 6 8

文 化 艺 术 出 版 社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 文 艺 批 评
杨 铨 编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延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5}{8}$ 字数 61,000

1983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83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5,900册

书号：10228·051 定价：0.31元

前 言

本书汇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批评的文章和书信二十一篇，实际上从几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正是根据这一文艺观进行的，没有这样的文艺观，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

从文艺批评这个意义上说，恩格斯在批评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时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标准——他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这一作品的。这里说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并非标准本身，不能对它们作抽象的理解。不同的阶级各有自己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各有自己的标准。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他说的观点和标准只能是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标准，所以我们应努力领会它的实质性内容。依历史观点而言，它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评价作品时，以它作为思想指南，将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以内，从这一范围内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揭示当时当地的社会性

质和革命性质，弄清社会存在，才有可能对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艺术进行思想分析和政治分析。列宁后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在评价托尔斯泰时，指出这位作家反映的是俄国一八六一年解放农奴至一九〇五年民主革命高潮这半个世纪的俄国历史，他是从这一时期俄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动力（主要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观点去分析托尔斯泰的，这正是历史观点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列宁说托尔斯泰的作品反映了俄国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是以批评者了解这一革命本质为前提的。先掌握标准，而且必须是“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才谈得上衡量。不了解作品所反映的革命本质，无从判断作品是否反映了这一本质；不了解这一革命本质的实际内容，无从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是用存在解释意识，不是用意识解释意识。不从历史观点，不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不可能正确地进行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文艺批评。而历史观点与美学观点是互相联结的。将美学观点应用于文艺批评，即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艺术观进行艺术分析，揭示艺术规律。进行这种艺术分析的一个范例，便是恩格斯阐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于一八五九年首次提出，一八八八年概括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由此提

出了如何塑造典型的一系列见解：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是他们的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要让人物行动着，在发展中显示性格；不但是做什么，而且是怎样做；人物与人物之间以更加鲜明的方式区分开来；以及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等等。没有这些艺术分析，必将减损思想分析和政治分析的作用。而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主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旗帜指引着工人阶级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争所造成的革命形势下积极从事革命斗争的工人阶级大力士，这正是革命动力，而且是最伟大的革命动力。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思想分析、政治分析与艺术分析，都是融合着的。

思想问题的学术性，学术问题的思想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经典作家们是从发展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的全局提出其中的文艺问题，不是就文艺谈文艺；他们的文艺批评都是针对一定的文艺思想问题提出来的，不是脱离文艺领域的思想实际搞所谓“纯”学术研究。但是他们在解决文艺思想问题时总是进行科学分析；没有这种科学分析作基础，文艺思想问题不可能获得正确圆满的解决。他们取的是忠实于革命文艺科学的科学态度。唯其如此，他们在进行文艺批评时都将揭示问题的实质摆在首位。列宁批评高尔基的造神说是“反动的和资产阶级的”“货色”，是用糖衣和各种彩

色纸包着的“毒药”。他之所以这样坦率，是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只能叫做资产阶级的东西。列宁的批评帮助高尔基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使他能以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而终其一生，坦率的批评达到了真正爱护作家的目的。恩格斯说得好：“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最坦率的。”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来，原因与结果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也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恩格斯曾在一八五九年指出，德国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以致批评者的判断力都迟钝了。但这丝毫不减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巨大意义。经典作家们所评论的作品中，有的水平不高，有的倾向错误，但经他们一评，从个别上升到了一般，既提供了文艺批评的范例，又创立和发展了文艺理论，成为建立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指南。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革命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也不会有革命的文学艺术的繁荣。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促进文艺创作的意义也是不可忽略的。

这是我们一点粗浅认识，错误难免，欢迎指正。

编者 一九八二年五月

〔附注〕 本书所收经典作家著作，均以全、选二字代表他们的全集或选集。如：全1，即全集第1卷。余类推。原文中夹有外语者，均用六角括弧，注明何义。

目 录

前 言	1
恩格斯 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 (摘录)(一八四二年六月十五左右)	1
恩格斯 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摘录) (一八四六年底至一八四七年初)	5
马克思 致斐·拉萨尔(一八五九年 四月十九日)	8
恩格斯 致斐·拉萨尔(一八五九年 五月十八日)	16
恩格斯 致爱利莎·恩格斯(摘录) (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日)	24
恩格斯 致敏·考茨基(一八八五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27
恩格斯 致玛·哈克奈斯 (一八八八年四月初)	31
列 宁 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一九〇八年九月十一日〔二十四日〕)	40
列 宁 列·尼·托尔斯泰(一九一〇年 十一月十六日〔二十九日〕)	51

列 宁	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三十一日〕）	58
列 宁	致阿·马·高尔基（一九〇八年二月七日）	60
列 宁	致阿·马·高尔基（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中旬）	66
列 宁	致阿·马·高尔基（一九一三年十二月）	71
列 宁	致印涅萨·阿尔曼德（一九一四年六月五日）	75
列 宁	致印涅萨·阿尔曼德（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七日）	78
列 宁	致印涅萨·阿尔曼德（摘录） （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80
列 宁	致阿·马·高尔基（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85
列 宁	一本有才气的书（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91
斯大林	致阿·马·高尔基（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七日）	94
斯大林	致别泽缅斯基（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九日）	98
斯大林	致杰米扬·别德内依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100

恩格斯

评亚历山大·荣克的
《德国现代文学讲义》(摘录)

(一八四二年六月十五左右)

(一)

在任何一种运动、任何一种思想斗争中间，总有一些只有滚在污水里才会感到非常舒服的糊涂虫。在原则本身还没有确定以前，人们对这种人还可以容忍；当每个人还在竭力辨明原则的时候，要认清这种人的那副生就的糊涂相是不容易的。但是当各种成分分离来、各种原则相互对立起来的时候，抛弃这些废物、清算他们的时机就到来了，因为这时他们的空虚已经骇人听闻地暴露了出来。

亚历山大·荣克先生就是这样一种人。上面提到的他那本书，我们本来可以丝毫不去理睬；但因为他还出版了《科尼斯堡文学报》，并且每星期在这报上也同样向公众贩卖他的无聊的实证论，因此，如果我比较详细地把他描述一下，《年鉴》的读者一定会原谅我的。

(二)

现在他又捧出上面提到的那本书，象泼水似地向我们泼来了成桶不确定的、未加批判的论断，糊涂的见解，空洞的词句和狭隘得可笑的观点。可以设想，自从发表《书信》以后，他一直都在睡觉。Rien appris, rien oublié！[什么都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青年德意志”已经成为过去，青年黑格尔派出现了；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年鉴》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原则之间的斗争处于高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基督教，政治运动遍及一切方面，而善良的荣克却还在天真地相信，“民族”除了急切等待谷兹科夫的新剧本、蒙特应诺的小说和劳贝老一套的离奇幻想而外，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当整个德国都响起了战斗的号角的时候，当就在他的耳边讨论新的原则的时候，荣克先生却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啃笔杆，反复咀嚼“现代事物”这个概念。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他把头埋到现在已经全然无人问津的书堆里了，并一心一意、有条有理地把个别事物归入黑格尔学说的范畴。

(三)

最后，他谈到“现代”文学，马上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吹大擂阿谀奉承起来。简直是没有一个人没有写过好作品，没有一个人没有杰出的创作，没有一个人没有某种文学成就。这种永无止境的恭维奉承，这种调和主义的妄图，以及扮演文学上的淫媒和掮客的热情，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某个作家有一点点天才，有时写点微末的东西，但如果他毫无用处，他的整个倾向、他的文学面貌、他的全部创作都一文不值，那末这和文学又有什么相干呢？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同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假如我也采取上面那种批评方法的话，我对荣克先生本人的要求也会放宽一些，因为这本书可能有五页写得还不坏，并且显示出了一定的才能。……

〔全 1, 页 519—524〕

〔附注〕 荣克，平庸的德国文学史家，“只有滚在污水里才感到舒服的糊涂虫”。他在文艺观点上接近“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关于这个文学流派的实质，恩格斯于一八五一年九月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作了如下论述：“一八三〇年的事件把整个欧

洲投进了政治骚动中，德国文学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大谈其不成熟的立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在这批人中间，特别是在低等文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用一些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他们作品中才华的不足。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畏首畏尾的流露。为了使一八三〇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点，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的消化的对德国哲学的记忆以及被曲解了的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选1，页510）这个文学派别以谷兹科夫等人为代表，它是三十年代的产物。进入四十年代，新的思潮的代表者已经是从黑格尔信奉者中分化出来的青年黑格尔派，可是荣克的“现代事物”仍然是“青年德意志”。恩格斯写这篇书评时二十二岁，马克思二十四岁，均属青年黑格尔派。文中提到的《年鉴》即马克思同另一青年黑格尔派人物卢格合编的大型综合刊物《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恩格斯这篇文章收入在这一《年鉴》中。全文译成汉文后一万一千余字，这里从中摘录三段。（一）（二）（三）字样为编者所加。

恩格斯

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摘录）

（一八四六年底至一八四七年初）

关于歌德本人我们当然无法在这里详谈。我们要注意的只有一点。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象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地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斯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游行》里他称赞它，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问题不仅仅在于，歌德承认德国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反对他所敌视的另一一些方面。这常常不过是他的各种情绪的表现而已；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

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象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愈到晚年，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 *de guerre lasse* [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我们并不象白尔尼和门采尔那样责备歌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嫌他有时居然是个庸人；我们并不是责备他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而是嫌他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我们并不是责备他做过官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的时候，竟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 *menus plaisirs* [全集编者注：原意是，“小小的乐趣”；

转意是，花在各种怪癖上的额外费用〕。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结合着他的整个时代、他的文学前辈和同代人来描写他，也不能从他的发展上和结合着他的社会地位来描写他。因此，我们仅限于纯粹叙述事实而已。

〔全4，页256—257〕

〔附注〕 恩格斯此文是为了批判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关于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他们“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他们将社会主义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说什么人民群众在政治运动中会失去一切。所以这种社会主义成为德国封建王权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选1，页278—279）。对这种所谓社会主义进行斗争成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条件之一。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即为此目的而作。这里摘录的一段批判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书，用歌德的实际言行驳斥格律恩所谓“歌德就是完美的人性”的妄言。

马克思

致斐·拉萨尔

(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

……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其次，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现在来谈谈缺点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职业诗人将会对这种疏忽感到多大的震惊，而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优点，因为我们的专事模仿的诗人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做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选择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